“社会化抚养”与“合法马克思主义者”马前卒

列宁道路（读者来稿）

“社会化抚养”与“合法马克思主义者”马前卒

列宁道路（读者来稿）

2022年，中国人口首次出现负增长。一时间，“人口危机”的话题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其中，马前卒在大年初一发布视频《社会化抚养概论》，认为“社会化抚养”是应对人口危机的有效方法，并声称目前他还没有看到对“社会化抚养”方案的有效反对意见。截至4月16日10点，该视频在B站的播放量为138.7万，获得11.8万点赞，14.4万投币，转发4.6万次，产生弹幕6.5万条——这对一个长达1小时20分钟的视频来说的确是值得骄傲的成绩。让人印象深刻的是，马前卒提出了一个鲜明的口号：社会主义的孩子，再多也能养好！他将“社会化抚养”与社会主义绑定起来，并多次以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来为自身观点的合理性背书。那么，“社会化抚养”究竟是一个什么性质的方案？马前卒口中的“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呢？

1、避重就轻的“社会化抚养”

我们先来总结一下马前卒提出“社会化抚养”的基本逻辑。马前卒认为，如果照现有趋势发展下去，中国在不远的将来就会出现人口断崖。届时，劳动力的大量减少不仅会导致当代人的养老面临极大困难，而且会使得中国无法保持现有的完整产业链和规模优势，这将给所有中国人的利益造成不可逆的重大损害。因此，必须想办法降低个体生育和抚养的压力，并提供更高质量的公共教育和抚养服务，从而激励人们的生育意愿，达到提高劳动力数量和质量的目的，为中国的产业升级提供稳定充足的高质量劳动人口——“社会化抚养”就是马前卒认为的有效办法。

在视频中，马前卒具体讲述了“社会化抚养”方案的五个方面。第一，增加税收，大幅度提高国家对公立教育机构和抚育机构的投入，成倍增加教师和保育员的数量，为所有的公民提供从出生到成人的高质量免费教养，包括但不限于食宿、接送、学习，健身、社会实践和心理建设，尽量把家长解放出来，从而让他们有时间、有精力去照顾两个甚至更多的孩子。第二，自愿进出和强制参与相结合。通过基层组织加强对未成年人家庭生活的监管，如果发现孩子在小家庭内不能得到良好的抚养，甚至存在人身和精神危险，国家应当强制剥夺父母的抚养权，将孩子纳入社会化抚养。第三，通过技术手段加强教育、抚育机构的数据监管，在做好保密工作的同时确保在出现事故和犯罪的情况下可以100%追溯责任。第四，保险托底。凡是进入公立机构的未成年人，监护权从家庭转入公立机构，国家统一购买保险。如果有非责任性事故，由保险支付赔偿。教师只要没有违反规定的行为，就不承担责任，这样就能给教师提供更大的自主空间，提高教育质量。第五，家校联动，鼓励家长参与教育的相关工作。

看完上述内容，大家觉得“社会化抚养”能实现降低个体生育和抚养压力、提高生育意愿的目的吗？

客观来说，马前卒提出的措施确实触到了当前教育和抚养问题上的一些痛点，也有利于减少人们尤其是

普通打工人在孩子养育上的时间和金钱投入。但是，看完上述5条内容我们可以发现，所谓的“社会化抚养”新方案根本不是“新方案”，它不过是义务教育的加强版。只要当前的教育不改变“为阶级结构再生产服务”的基本职能，小家庭围绕孩子教育而展开的竞争以及为此而投入的资源就不可能真正减少。马前卒说：“生育率下降，主要原因是我们用来保持社会阶级地位的资源太多了。”于是，马前卒的办法就是由国家财政出面帮助普通人减少一部分资源投入。可是，我们为什么非要让所有人生活在为了保持阶级地位而竞争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呢？——马前卒的回答是目前没有更好的选择，最好的办法就是在现有基础上改良，关于这一点我们之后再具体分析——实际上，马前卒对“社会化抚养”的目标说的很清楚：“社会化抚养不能帮助你的孩子爬到社会金字塔顶部，只能帮助他当一个成熟快乐的普通人。”也就是说，他认同当下社会的金字塔结构，只不过他不希望金字塔底端的人口因为承受的压力太大而失去生育动力，导致数量出现断崖式下降，进而威胁到整座金字塔的稳固。马前卒的“社会化抚养”实质上是试图为面临危机的中国资本主义生产提供更多的可供持续剥削的合格劳动力，是要培养更多的资本主义统治秩序的“成熟快乐的”服从者，避免他们因为压力过大而给现有秩序带来伤害。

人们之所以要在抚养、教育、住房、医疗等领域承担巨大的压力，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的经济秩序，在于资产阶级将一切社会民生问题都用资本的方式来运转。马前卒对改变这种不合理的经济秩序避而不谈，却总是试图把大家的注意力引导到“国家改良”上——避重就轻是他的基本操作。比如，有网友说，既然人们经济压力大，我们为什么不着重想办法缩小贫富差距、提高底层收入呢？马前卒是这样回答的：“社会化抚养，首先要解决人口问题。咱们中国是社会主义，的确也要解决贫富差距和城乡差距问题，但仅仅解决这两个问题，不足以解决人口问题。”表面上看马前卒也没有否认贫富差距和城乡差距问题的重要性，但实际上这两个问题在他那里根本就是被忽略了。既然你也承认解决人口问题需要解决贫富差距和城乡差距问题，那为什么你天天兜售“社会化抚养”，却几乎从来看不到你提出什么切实可行的解决贫富差距和城乡差距的方案呢？——除了从来不讲“阶级分析”的所谓的生产力发展和产业升级。更进一步说，即便是“社会化抚养”这样的改良方案，也不是靠期待马前卒口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和“中央政府”发善心就能实现的。事实告诉我们，没有群众斗争所施加的压力，改良往往也是难以实现的。连一些写在《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上的明文规定的基本权益都需要工人花费大量时间、精力通过个人或集体斗争去争取，我们又如何奢望政府突然发善心来给群众普遍减轻负担呢？有意思的是，马前卒似乎很少关心工人的权益问题，也不怎么谈如何为工人维护自身利益提供更有力的制度设计和更大的政治空间。

抚养压力大，那就让代表“全民”的政府来帮助大家减小压力——可是政府财政的压力最终不还是落到每个人头上了吗？为什么我们不能想办法直接解决造成压力的社会根源呢？马前卒回避真正的原因，总是把大家的眼光局限在眼前的现象上，局限于一些修修补补。有网友打了个比方，很形象地说明了马前卒的实质。“这就像楼上一直有人往你家门口泼水，一些人的选择是出门打伞，马前卒提出的方案则是研究怎么搭个棚子来挡水，其实真正有效的办法是冲到楼上去看看到底是谁在泼水，并把他打一顿。”也许，泼水的那个人就是马前卒寄希望于发善心帮助我们的人。

2、“御用批评家”的小骂大帮忙

有人可能会说，马督工是在公开平台上发声，要注意生存策略。你们这些别有用心的人不要老怂恿人家

去“冲塔”，要保护“真正的媒体战士”。以独山县为代表的地方债务问题不是马督工揭露的吗？《睡前消息》近期不是还批判了“山河四省”反映的高考不公平问题吗？《睡前消息》不是多次提到了公务员队伍存在的尸位素餐、胡乱作为的现象吗？类似的例子确实很多，但我们要说，这是“御用批评家”的小骂大帮忙。作为专制制度下流量和影响力不可小觑的大V，我们很难想象他和官方之间没有达成某种默契。马前卒确实批判了很多社会问题，但如果深究下去就会发现，他一贯避重就轻，回避核心问题，并有意无意地把观众引向对当前体制和国家主义的认同。

比如，当有观众质疑“社会化抚养”花费巨大，效果也不一定好的时候，马前卒搬出了独山县地方债务的问题来对比。“如果你真关注政府花钱问题，社会化抚养问题其实是一件小事。眼下西部那么多没人去的国资景区，那么多破产的地市，那么多空荡荡的大街和高速公路，都是地方政府过去十几年胡乱借债搞出来的大坑，是有可能葬送中国发展前途的大坑。如果3年前独山县故事爆出来的时候，人民就以质疑社会化抚养的力度去质疑政府财政，这个坑起码能小三分之一。”这段话有两个地方值得思考。第一，马前卒强调债务问题是“地方政府胡乱借债”，仿佛中央政府是清白的，对债务问题没有责任；第二，马前卒反怼质疑“社会化抚养”花费巨大的观众其实并不是真的关注政府财政问题，因为他们没有在“真正的媒体战士”爆出独山县故事的时候积极响应，对政府财政问题发出足够多的质疑，仿佛天朝百姓真的能通过质疑和发声改变政府决策似的——这无疑也是在散播对专制政权的幻想。

在视频的最后，马前卒发出了激情的号召：“大家应该提醒自己的人大代表，不要在会议上回避这个尖锐矛盾（即人口危机）。至于今天系统论述的社会化抚养方案，如果能给人大代表提供一两句讨论依据，那就不算白做。我相信我们的人大会议最终能拿出一套符合社会主义原则的人口培养计划。”讽刺的是，观众们估计很少有人认识自己所在选区的所谓“人大代表”，许多人甚至从来没有见过“代表”自己的代表，更别提上哪里去提醒了。见多识广的马前卒应该了解中国的民主现状，他睁眼说出这些瞎话，我们很难不怀疑他的屁股是不是坐在“英明”的中央政府一边。说到这里，可能会有马督工的忠实拥护者说我们是“诛心之论”，说马督工讲这些话都是不得已的生存策略——实际上他的自我表态已经很清楚了：“我作为媒体人，要替这个国家多发挥一点想象力，避免必须改革的时候手忙脚乱，为此挨骂也无所谓。”马前卒自信满满地相信“我们的人大会议最终能拿出一套符合社会主义原则的人口培养计划”，没想到人大会议“选”出的新任总理在记者见面会上断然否认了“人口红利消失”的说法，强调“人力资源丰富仍然是中国的突出优势”——为政府操碎了心的马督工听到这话不知道做何感想。

“御用批评家”对专制政府小骂大帮忙的更重要的表现是坚决否定人们对新社会的想象。没有了对新的、更好的社会制度的想象和向往，人们自然就只能接受现有秩序了——这无疑是最好的思想“维稳”手段。有网友质疑“社会化抚养”并不能真正减少阶级竞争压力，因为整个社会依然是处于资本主义竞争性生产关系的支配之下。“既然都已经搞社会化抚养了，为什么不走得更远一点，直接消灭私有制呢？”马前卒是这样回应的：“你可能还会抱怨，说资本主义社会的普通人有额外的痛苦，我不希望我的下一代有这样的痛苦。那我还要反问一句，你想要什么呢？能不能在历史上举个例子？所以，如果你拒绝当下的生活，恐惧当下的自由，你在历史上也找不到更好的例子。”“和历史上所有社会相比，大多数家庭可以参与阶层竞争，本身就是伟大的进步，这是当前社会最有活力的方面。我们解决生育问题有很多选项，但如果没有更好的替代品，就不要轻易否定中国社会的最大优点。”马前卒告诉我们，原来我们生活在有史以来最有活力的时代，真是值得庆幸啊！他的意思已经很明显了：既然历史上没有更好的成型方案，

那就“享受”当下吧！

马前卒一方面在话里话外否定了毛泽东时代以致苏联走向修正主义以前的社会主义探索，另一方面否定了推翻资本主义制度、消灭私有制的革命行动的现实合理性。于是，在现有的资本主义秩序下做“社会化抚养”的改良就成为最好的选择了。历史总是如此的相似，面对布尔什维克提出的推翻沙皇专制政府的革命号召，曾经是“合法马克思主义者”、后来滚到资产阶级自由派和立宪民主党人阵营里去的司徒卢威认为，革命是布尔什维克不切实际的幻想，将给俄国带来灾难，真正可行的办法是在专制政权的基础上实行立宪民主改革。司徒卢威自信地说：“所有现在反对立宪民主党的人，在不久的将来都将变成立宪民主党人。……不可救药的只能是布尔什维克，所以他们的命运就是进历史博物馆。”对此，列宁回应道：

> “是的，我们是要进历史博物馆的，然而博物馆的名称却是：‘俄国革命史’博物馆。”（《列宁全集》第14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238-239页。）

对于马前卒来说，也许也只有革命实践才能够打疼他的脸，不然他永远不会承认自己的错误、傲慢和无知。

3、马前卒是怎样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号进行理论欺骗的?

如果马前卒只是一个简单的“御用批评家”也就罢了，我们也不值得花这么多的笔墨去和他论辩。真正让人不得不揭露其真实面目的原因是他为了给自己的言论增加“进步”“科学”的光环，一次次地发挥“拿来主义”的技能，用“科学社会主义”“唯物主义”来为自己背书。通过否定以“消灭私有制”为核心、以生产资料社会化和公共权力社会化为特征的真正的社会化方案（即无产阶级革命），马前卒实际上否定了社会主义，也否定了马克思主义。可笑的是，马前卒却多次在视频中引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一些片段来支撑自己的观点。下面我们就来看看马前卒是怎么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号进行理论欺骗的。

有人反对“社会化抚养”的理由是“社会化抚养”会破坏家庭和亲情，马前卒说：“我想改编一句《共产党宣言》来说明我的观点：无产者家庭在社会化抚养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通往自由世界的通道。”他还引用《共产党宣言》的原文来进一步论证：

> “你们说，我们用社会教育代替家庭教育，就是要消灭人们最亲密的关系。而你们的教育不也是由社会决定的吗？不也是由你们进行教育时所处的那种社会关系决定的吗？不也是由社会通过学校等等进行的直接的或间接的干涉决定的吗？共产党人并没有发明社会对教育的作用；他们仅仅是要改变这种作用的性质，要使教育摆脱统治阶级的影响。”（《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第418页）

马前卒引用的原文非常好地说明了马克思主义对家庭的看法，反驳了资产阶级的攻击，同时也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教育的阶级实质。可笑的是，马前卒居然没有意识到这段话恰恰也是对他的揭露。马克思主义主张推翻资本主义，从而使教育摆脱统治阶级的影响，而马前卒的“社会化抚养”实质上是试图为面临危机的资本主义生产提供更多的可供持续剥削的合格劳动力，是要培养更多的资本主义统治秩序的服从者。一个资本主义的“辩护士”和“改良家”却引用“使教育摆脱统治阶级的影响”来论证自己的观点，这不是令人啼笑皆非吗?

我们之所以说马前卒是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号进行理论欺骗，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马前卒在引用马克思主义著作时往往只展示看起来对自己有利的词句，同时非常有心地遗忘那些可能会对自身观点构成冲击的部分。比如，马前卒将“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改编为“无产者家庭在社会化抚养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通往自由世界的通道。”可是，他却“遗漏了”紧挨着的几句话：

> “共产党人到处都支持一切反对现存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革命运动。在所有这些运动中，他们都强调所有制问题是运动的基本问题，不管这个问题的发展程度怎样。……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第435页）

马克思恩格斯明确说，无产阶级要获得自由只有通过消灭私有制的共产主义革命，只有用暴力手段推翻现存的阶级统治秩序；马前卒却宣称只是资本主义社会微小改良的“社会化抚养”就能让无产者家庭获得通往自由世界的通道，还拉着《共产党宣言》给自己做思想背书。马克思要知道自己这样被引用，他估计还是会说“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马前卒宣称自己支持社会主义，同时在视频中多次声称当下的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那么，他所说的社会主义究竟是什么呢？在之前的一次公开演讲中，马前卒曾经给社会主义下过一个定义：

> “所谓社会主义，最主要的特性就是不会接受所有自发竞争形成的制度，要由国家和社会主动调节社会秩序，促进所有人的福利。”（马前卒2018年1月演讲：《保卫我们的现代生活》）

稍微有点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的人就可以看出来，这种不谈生产关系革命而空谈“调节社会秩序”、不谈阶级而空谈“所有人”的社会主义绝不是科学社会主义。实际上，马前卒的社会主义就是“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就是抽掉了“阶级斗争”和“革命”内核、只谈生产力发展和社会客观进程的“合法马克思主义”。我们也学一学马前卒，引用一下马克思的原话吧：

> “这种社会主义……力图使工人阶级厌弃一切革命运动，硬说能给工人阶级带来好处的并不是这样或那样的政治改革，而仅仅是物质生活条件即经济关系的改变。但是，这种社会主义所理解的物质生活条件的改变，绝对不是只有通过革命的途径才能实现的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废除，而是一些在这种生产关系的基础上实行的行政上的改良，因而丝毫不会改变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关系，至多只能减少资产阶级的统治费用和简化它的财政管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第430页）

4、马前卒的宣传工作对革命左派的启示

对于革命左派来说，是不是揭露了马前卒的真面目就结束了呢？当然不是。马前卒之所以有底气说看到网上的质疑和反对声音之后有点失望（当然，这在很大程度上和他的傲慢以及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是有关系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包括革命左派在内的其他人确实没有在充分研究历史和现实的基础上提出一个相对完整的社会变革纲领，从而缺乏思想说服力。同时，马前卒关于“社会化抚养”的论述能够在网络上获得较大的影响力并促成一些人的思想变化，这和他一些行之有效的宣传策略也是分不开的。我们既要在理论上批判“合法马克思主义者”和“御用批评家”马前卒，同时也必须坦率地承认，就革命左派当

前的状况来看，马前卒的宣传工作在一些方面还是值得借鉴和学习的。

一方面，马前卒善于紧跟时事，抓住社会痛点，进而提出简明扼要的口号和主张并反复进行宣讲和灌输。多年来，马前卒曾经从“社会化抚养”的角度对多个社会热点事件进行解读，形成了一系列观点，这是《社会化抚养概论》这一视频得以产生的前提，也是其能获得较大影响的基础。对于革命左派来说，我们迫切需要在政治、经济、社会民生等领域群众普遍关心的问题上（如教育、医疗、住房、养老、幼儿抚养等）经过调查研究形成相对完整的社会变革纲领，并提出简明扼要的口号和主张，籍此不断对广大群众尤其是工人阶级进行教育和灌输，通过与他们切身利益相关的问题提高其政治觉悟。此外，没有制定统一的社会变革纲领的过程，关于革命性质、革命道路等问题的争论也不容易具体展开，各种革命力量很难达成真正的共识并在行动中走向联合。

另一方面，马前卒具有很强的经营宣传平台、获取舆论影响力的意识。针对诸多社会问题，他所提出的“社会化抚养”之类的主张确实存在很多问题和漏洞，可行性不强——也许他自己也很清楚这一点——但是他敢于立论、善于抓住机会定期频繁输出，这就为他获取舆论影响力提供了基础。一个网友这样表达了他对马前卒的态度：“我们都在渴望能够为我们指点迷津的思想明灯，我们都在饥肠辘辘等着上菜，在左中右都不愿意点菜的时候，马前卒就是那个在万马齐喑的时候勇敢拿起菜谱的人，全知乎只有他在立论，全知乎只有他在挨喷。如果一个人妙辨无碍，论籍淹通，却不能为众人指路，只是站在山巅之城哂笑别人读书少。那么我只能说干得漂亮，我选择祝马督工永远健康。”这段话虽然带有强烈的个人感情色彩和夸张成分，但它确实反映了一个重要问题。可以想象，将来如果社会秩序发生较大的变动，马前卒就有机会把当前阶段获得的影响力变现为舆论话语权和一定的政治影响力。对于革命左派来说，我们也需要创办真正意义上的无产阶级“政治报”（能够保持经常性的稳定出版、内容涵盖革命涉及的主要问题、能够汇聚全国各地的斗争动态并提供思想指导。形式可以多样，不限于文字。目前只能是秘密渠道），从而为摆脱小组教育工作的局限性、在较大范围的工人阶级内部建立和巩固革命思想的影响力提供支撑。在适当的时候，我们还要考虑建立广泛的、公开渠道的宣传平台，以影响和团结更大范围的劳动者。当然，就目前来说，创办真正意义上的无产阶级“政治报”是我们的迫切任务。

欢迎关注TG频道《列宁道路》：https://t.me/RoadofLenin。志同道合的同志请加入《列宁道路》读者群：t.me/lieningdaoluduzhequn。

欢迎向《列宁道路》投稿。工厂通讯、时事评论、理论分析等方面的文章均可，尤其工厂通讯是我们迫切需要的。投稿邮箱：leninroad@proton.me。